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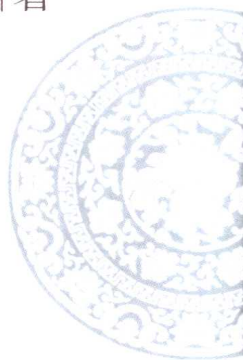
第三辑



瞻顾文丛

半杯水集

严秀著



严秀

福建人民出版社

第三卷

严秀著



瞻顾文丛

半杯水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杯水集/严秀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9

(瞻顾文丛/何满子主编)

ISBN 7-211-03962-0

I. 半... II. 严... III. ①国际政治—评论—文集
②国际关系—评论—文集 IV. D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3292 号

瞻顾文丛

半杯水集

BAN BEI SHUI JI

严 秀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4.25 印张 4 插页 303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11-03962-0

I·97 定价: 24.9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主 催 者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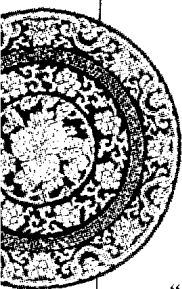


筹划本文丛时，出版社的编辑曾要我担任主编，我不敢当。“不敢当”并非佯作谦虚状的公关语言。我是个老脑筋，如果尸“主编”之名而不实干，那很无谓。要实干，那我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且不说能力。十多年前我曾当过一次上海辞书出版社《青年文学手册》的主编之一，经手的文稿从头至尾逐字细读不说，还得提意见、动手删改乃至整个条目改写，没人写的要自己增写，那苦头至今难忘。当然，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除我之外都是一时人选，用不着而且我也没有本事提意见，乃至妄加是正，可是光通读一遍，我也吃不消。空担名义，又何苦来！

当今出书，通行“策划”之名，我一想也不宜仿效。我能策划谁，谁又能听我的策划？而且，一提“策划”，还令人想起“策划于密室”这句不祥的话，有点小小的余悸。因此，我就提出，我可当“主催”。

“主催”一词是日本传人的，犹言组织人、发起人、召集人。三四十年代常用。近年来少见，以至一个年轻朋友曾为此而向我质难，以为是我杜撰，逼得我专撰一文以应。本文丛的作家多数是熟人，我的确又函又电，主过催；有的如于光远、严秀两位，我还苦苦哀求过，算是尽了主催之责的。

文丛的命名我曾征询过作家们的意见，邵燕祥曾提议以



“长春藤丛书”为名。考虑到有几位作家还很年轻，不全是老头，放弃了。于是由主催人定了“瞻顾文丛”这一不抢眼的平实的名称，文丛同人均无异议。

任何重要时刻和重大事件都该有认真的前瞻和回顾，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瞻望前途和回顾历史尤有其除旧布新的现实和观念上的郑重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不了解昨天和今天，就不能预知明天。”回顾过去、反思历史才能保证理性的前瞻，才能避免在空洞的“向前看”的口号下屡屡为纠缠人的历史所困扰，也是面对现实的最佳选择。

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长期以来都是本着良知、秉持公心地向社会执言者，他们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言谈多年来有广泛的影响。他们和曲学阿世者辈不相为谋，依我看，可以若干地代表社会、民族、人类的良心。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指陈和对未来的期望必将给读者提供独特的启示，更不说赏聆他们论辩中的优美谈吐的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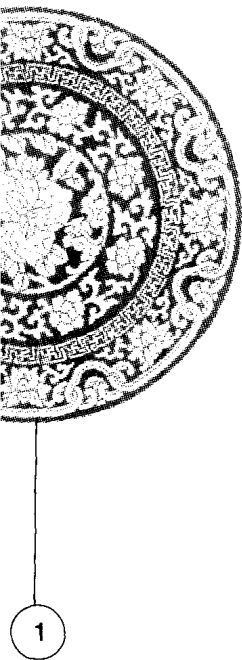
各种丛书都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体例，但本丛书则完全是开放式的，自由不拘。至于各位作家的文风各异，那更不在话下。

主催人谨向加盟的各位作家致感谢之忱，并代表文丛的作家向读者致新世纪、新千年的祝贺。



1919年生，四川宜宾人。1937年冬赴延安。1938年春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5月起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工作。1941年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工作。1944年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解放前曾有3年时间在陕北及晋、冀、鲁等省做农村基层调查及土改工作，解放后在广州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及《南方日报》社社长等。1954年夏到人民出版社工作，1957年划为“右派”。1960~1978年在上海《辞海》编辑所任编辑。1978年夏后在人民出版社工作。1984年退休。业余写点闲杂文字。

严 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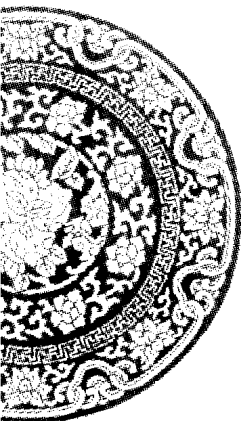


目录

瞻顾文丛

▲ 半杯水集

- 1 最初提出和坚持反个人迷信的铁定是
斯大林选定的继承人马林科夫啊!
- 8 列宁指示救济马尔托夫贫病与斯大林
拒不执行的启示
- 11 读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
- 51 早期中苏关系中的苏方名人到哪里
去了?
- 66 纳粹发动侵苏战争那天的丘吉尔在干
什么
- 75 灾难临头时的露西亚
- 100 关于斯大林的二三事
- 156 英雄所见略同
——谈谈斯大林与马基雅弗里的神交
- 160 斯大林为什么要研究语言学之一说
- 166 门第网络与遗传基因更不是社会主义
- 171 可怕的《莫洛托夫访谈录》
——一部最好的反面教材
- 223 个人崇拜恐难复活
——关于批评《可怕的莫洛托夫访谈录》
事致《百年潮》编者信
- 236 立此存照
——勃列日涅夫们为什么要坚持污蔑小赫
鲁晓夫是祖国叛徒?
- 240 布哈林为斯大林护航而提供伪证的历
史教训
- 251 骇人听闻的“纳粹决不会侵苏”的苏官



目录

瞻
顾
文
丛
▲

▲
半
杯
水
集

2

方权威声明

——战前一周塔斯社权威声明隐瞒得了吗？

265 “一人骗大家，大家骗一人”的故事

269 立此存照

——从“从胜利走向胜利”到建立“战败博物馆”哪个对？

272 谈纳粹德国并非亡于内部鱼烂而是亡
于军事崩溃的问题

282 联邦调查局长被提前留任的启示

285 “恐怖”世纪，快结束吧！

290 建议重印罗曼·罗兰的《群狼》等剧本

292 “三个面向”为何很少强调？

295 千万不要胡吹

300 “东方文明”琐议

307 “圣人弗禁”，你何必禁？

——对《“性感”变香了》一文质疑

311 天授·神授·X 授

315 开放要有点见识与器量

319 一个触目惊心的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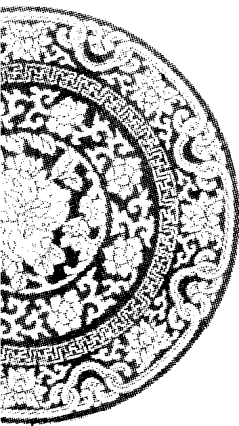
——介绍资中筠《21 世纪的竞争重要的是
国民素质的竞争》

323 诺奖闲话

330 依然是“论中出史”还是“史中出论”的
老问题

338 致潘旭澜教授书

342 顾准无“谜”



目录

瞻
顾
文
丛
▲

▲
半
杯
水
集

——他会拥护“文革”？

351 读韦君宜《思痛录》

357 立此存照

——上下看人为什么这么不同？（关于陈伯达）

362 为冯英子事致周扬及中央有关同志书

366 总理尝药

370 “王顾左右而言它”一例

373 立此存照

——救救大人！

376 王羲之进得了现在的新碑林吗？

380 优生学与“名利学”！

383 谁肯付出“心灵上的代价”？

387 “无罪推定”恐怕不能例外

392 反腐败与曾国藩家书

395 对徐铸老回忆中关于姚文元的一点小
补充

397 立此存照

——八大本“胡适批判”谁读过：大概只有胡
适一人

401 立此存照

——“学费猛于虎”，何来现代化？

404 中英夹杂成了不知所云

407 党模国楷，艺术良心

411 九州忍泪读“燕山”

——邓拓《燕山夜话》新版代序

426 关于陈独秀问题致欧远方同志书

429 我观陈独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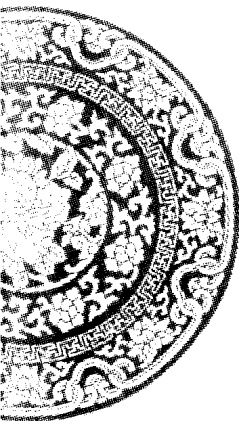
432 漫谈陈独秀

447 后记

目录

瞻顾文丛 ▲

▲ 半杯水集



最初提出和坚持反个人迷信的铁定是斯大林选定的继承人马林科夫啊！

几十年来，中国把赫鲁晓夫骂得个狗血喷头。我遇着过不少现在已是70岁左右退休多年的大学生，都对我谈起过，说我们太可怜了，从解放到“文革”结束，实际上直到1978年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执行新的政治经济路线，采取新的理论之前，他们只知道中国有三个不共戴天的敌人，这就是：铁托、赫鲁晓夫、刘少奇。或者再加个彭德怀，再加个吴晗，再加个章伯钧、罗隆基，与丁玲、陈企霞。他们的全部革命工龄，也就几乎是在年年骂、月月骂、天天骂这几个人中度过的（“文革”后期当然还要加上一个邓小平）。至于什么希特勒啊，东条英机啊，板垣啊，土肥原啊，等等，对不起，除希特勒外，其他人从未听说过，至于日本天皇，那从来就是中国的好朋友啊！如果有人说这些人都是中国的大恩人，大概也不会有人反对，因为没有听说过他们嘛！

这种教育，惟一的结果是使亲者痛而仇者快。几十年的政治教育，就是放开了真正的敌人，而专门去对准假设出来的、捏造出来的敌人。





以赫鲁晓夫来说吧，此人无什么大本事，但很有点政治手腕，不是“孤哀子”性质的马林科夫能斗得过他的，但郑重地发起反斯大林个人迷信，其实百分之百是马林科夫，摘桃派领袖却是赫鲁晓夫。此事若干年来在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或俄国报刊文章及书籍上，已看到过不少零星的揭露了。但均语焉不详，又不列出资料来源，不敢使人相信，我只把它当成小道新闻看了。最近在一本名叫《一杯苦酒》（前苏共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著）书里《译者的话》中，由老专家徐葵同志把这事正式介绍了过来，并说明俄罗斯是在1992年就公开原档案了的，根本不是新闻而是旧闻的旧闻了。至于近若干年，贝利亚之子小贝利亚（一个重要的科学家）著书，强调反个人迷信是他父亲提出来的，也非没有可能，那时这是一杆大旗，大家争着抢，不过他未提供详实证据。

据徐文介绍，1997年5月27日俄《独立报》上有一篇文章，作者是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研究员IO·H·朱可夫。这样的人写史料考证文章，如出伪造，便毁了他的一生。中国有些人认为马林科夫是斯大林嫡传子孙，是不会“反”斯大林的。（他们认为指出和改正斯大林的错误，就是“大反斯大林”，其罪就是叛徒，就是反革命。）这话也有点道理，马林科夫在内战时参加过红军，1920年才入党。（赫鲁晓夫、朱可夫均1918年入党，现在有些文章竟然把马林科夫之类的人称为“苏共元老”，纯属笑话，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解放几年后入党的党员，能算“中共元老”吗？连莫洛托夫也称不上“苏共元老”，他是1906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斯大林勉强挨得上元老，另有一小批真元老已赋闲，而绝大多数的真元老，则成了帝国主义间谍了。）之后，

马林科夫进入高等技术学校，其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争甚烈，莫斯科的高等学校师生绝大多数均站在托洛茨基一面，反对斯大林。而马林科夫在他的学校中却是一个领导一部分学生反托拥斯的头面人物，从此，得斯重视，1925年即调入斯大林身边的秘书处工作，几年之间即升为主管组织、干部与地方党委的中央负责人，以后不管用的什么名义，或没有什么名义，他都干的是这件事（这仅仅是他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已）。因此，从1925年起，至斯大林逝世止，马林科夫总的说来应该是斯大林身边第一号亲信和实权人物了（贝利亚是1938年冬才从外地调莫斯科的）。

据徐葵同志在上述《译者的话》中介绍，上述《独立报》这篇文章，是引用已经开放了的文献档案作证明的。该文说明：“从斯大林1953年3月5日去世到同年9月7日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前这段时间中，马林科夫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他从3月19日就开始反个人迷信。他提议4月召开苏共中央非例行全会，专门讨论个人迷信问题，并起草了反个人迷信的讲话稿和决议草案。但因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多数主席团委员（其中包括赫鲁晓夫）的反对，这次全会未开成。”“1953年7月2日至7日召开了讨论贝利亚问题的中央全会，马林科夫在总结发言中除讲贝利亚问题外最后又着重讲了反个人迷信问题。全会的决议中也提到个人迷信问题。但由于许多中央委员的坚持，会后发表的全会公报对个人迷信只字未提，马林科夫的讲话和全会决议成了秘密档案，直到1992年才公开。”该《独立报》上的文章还明确地说，“9月赫鲁晓夫担任第一书记和苏斯洛夫主管宣传工作后，苏联报刊上又开始宣传斯大林”。（《一杯苦酒》，俄雅科夫





列夫著，徐葵等译。1999年新华出版社版，第5页) 斯大林眼睛一闭，马林科夫连反个人迷信的决议都起草好了，现有历史档案为证，可见小贝利亚把这一功劳硬要加在他父亲头上，恐怕不尽可靠，那时上面一些人争相抢夺反个人迷信大旗则是真的。

很明显，马林科夫不是一般的提出反个人迷信，而是非常正式而且很郑重地提出，连报告稿及决议草稿均已拟好了。赫鲁晓夫是反对反个人迷信者之一，也是可信的。因为赫鲁晓夫也是1929年在高等工业学校读书时因突出反对布哈林、无条件拥护全盘集体化、拥护消灭富农等，经斯大林夫人、赫鲁晓夫的同学阿利卢耶娃的介绍而深得斯大林欢心的。但他本质上是一个极左人物，也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时为什么又由赫鲁晓夫出面报告呢？因为，其时马林科夫已被基本打倒了。马林科夫在斯逝世后当了两年多的部长会议主席，但1955年被赶下台，降为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什么理由？主席团，首先是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打击马林科夫的根本理由，就是说马林科夫的路线错了，没有高举斯大林伟大红旗，在经济路线上未坚持全力重视军事工业（用的名词当然是重工业），而“太多”地注意消费品工业了。马林科夫敢于动一动斯大林的“既定方针”，同时又动用国家很多库存以多少改善一点民生。这当然只是争取群众的一种策略，因为马林科夫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理论、新的路线出来。但就是这么一点点临时性小改良，已为赫鲁晓夫等所不容，莫洛托夫等老人自然跟着一哄而上。打倒马林科夫的根本理由，即坚持斯大林的经济模式是神圣的，万万不能改变一点的。这就是说，赫鲁晓夫在坚持斯大

林经济模式这一点上，是要比马林科夫顽固得多的。此外，斯死后不久，很快即叫出并强调“集体领导”这个在斯大林时代要立刻掉脑袋口号的也是马林科夫，其中的潜台词当然是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斯大林逝世后，有两件事是谁也顶不住的，这就是反个人迷信及平反冤案。1979年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时，在北京开了个学术讨论会，我被分在我最不懂的哲学组，但我常跑到政治组去旁听。一次，听得师哲前辈说，平反冤假错案，斯死后势在必行，首先是军队强烈要求，“不要说‘黑’鲁晓夫，就是‘红’鲁晓夫上台也得照办！”又，另一说法，谓提出反个人迷信并要求改革斯大林的几乎全部政策与措施的，第一个是贝利亚。据1997年俄罗斯出版的《元帅和总书记》一书坚持此说（中译本2000年北京东方版）。作者尼·亚·津科维奇，是原苏共中央宣传部门的高层工作人员，但他是一个所谓“纪实文学”的小说作家。他这本600页的原书，只叙述了六个元帅（其中一个是大将）的故事。由于书中多不指出材料来源，故不足信，参考价值不太大。该作者竟把贝利亚作为一个“元帅”来定位，极为不伦。文长一百数十页，是全面为贝利亚翻案的。文章开头介绍，第一件全面为贝利亚翻案的事发生在1992年，也是一个小说家，名伊凡·谢戈利钦，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的《自由》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乞丐的一天》上。之后，应是贝利亚的儿子，前苏重要国防科学技术专家、小贝利亚的回忆录上。尼·亚·津科维奇这本《总书记与元帅》不知是否第三本重要的翻案著作。此长文谓其主要根据是引用1953年苏共中央专为揭发贝利亚问题而开的七月全会的速记记录档案





资料。苏共中央主席团及书记处诸人一致声讨贝利亚的主要罪行，便是贝利亚在斯逝世后第一个起来大反斯大林。而且据介绍，在苏共中央中只有贝利亚一个人是才能出众、政策水平今天看来也是最高的。他所引用的这项档案，未曾指出任何出处，故笔者对之不敢作任何肯定判断。中国也已有不少性质相同的文章发表过了，其可靠程度如何，笔者也不敢妄赞一词。但马林科夫在这个会上有反斯大林个人迷信发言，且已有未被会议使用的反个人迷信决议草案，则均已经证实。故此处只能采马林科夫说，贝利亚说则尚待可靠资料的证实。当然，当时也可能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同倡反个人迷信说，因为马、贝二人是斯死后最有权力的人，都要想建立自己个人的王朝，从而也均有力争作反个人迷信旗手的必要。结果很明显，是后来的赫鲁晓夫渔人得利了。

我们中国人对有些事情往往什么也未弄清楚，就要事事作人家的结论，或者自己明明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斯大林那么说了，就非长期跟着那么干不可。后者例如对铁托，我们明知他是自己打出来的，牺牲大得不得了，我们的“解放区”、“解放军”之词就是从南斯拉夫那里学来的（他们一开始就叫解放区与解放军）。据我的记忆，“解放区”一词，是1944年夏中外记者参观团（即有中央社刘尊棋、新民报赵超构、大公报孔昭楷等名记者去的那次）去延安时由叶帅第一次讲出的。朱总司令在延安说过，南斯拉夫坚持抗德是“铁坨”，我们解放区坚持抗日是“钢坨”。当时中国解放区是异乎寻常地尊敬南斯拉夫抗战与铁托的。无奈斯大林的变脸比川剧中的变脸还要快，中国迫于无奈跟着变是难免的——但是解放初那几年竟弄得全国人民把个希特勒与日本

侵略者忘得干干净净了，天天必须跟着大骂铁托匪帮（铁托当时立刻承认了新中国的，但中国根本不理他，即不承认他），这难道不是教训么？

历史证明，斯大林对中国的事，常常在重大事情上看不准，难道中国过去有个时期事事替人家做结论就一定正确吗？那个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是个什么“革命家”啊，天晓得！

（原载《杂文月刊》2000年6月号）